

THE LORD OF THE RINGS

指环王(续)

魔戒之王三部曲
— 双城奇谋

J.R.R. 托尔金 / 著 朱学恒 / 译

THE LORD OF THE RINGS

2.

指环王(续)

第三卷(10)白塔与黑塔

浙江文艺出版社

01.10.05

魔戒之王三部曲 —双城奇谋

原著 [英国] J.R.R. 托尔金

译者 朱学恒

[英国] J.R.R. 托尔金 / 著

朱学恒 /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戒之王三部曲——双城奇谋/J.R.R. 托尔金著.-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587-634-7

I.魔… II.①J… III.奇幻小说-文学-英国-现代 IV.I265.7

责任编辑:刘树民

封面设计:邦道

版式设计:陈洁

责任校对:邱又林

魔戒之王三部曲

双城奇谋

[英国] J.R.R. 托尔金 著

朱学恒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山西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9 字数:361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87-634-7/I·503

定价:2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节:波罗莫的告别	3
第二节:洛汗国的骑士	10
第三节:强兽人	31
第四节:树胡	46
第五节:白骑士	71
第六节:金殿之王	88
第七节:圣盔谷	106
第八节:通往艾辛格之路	120
第九节:残骸和废墟	135
第十节:萨鲁曼之声	149
第十一节:真知晶球	159

第二章

第一节:驯服史麦戈	173
第二节:沼泽之路	188
第三节:黑门关闭	203
第四节:香料和炖兔子	214
第五节:西方之窗	227
第六节:禁忌之池	246
第七节:前往十字路口	257
第八节:西力斯昂哥的阶梯	265
第九节:尸罗的巢穴	277
第十节:山姆卫斯先生的抉择	287



第二部：双城奇谋

第一章

第一节：波罗莫的告别

亚拉冈快步跑上山丘，不停地低身察看地面上的痕迹。哈比人的脚步很轻，连游侠都没有办法轻易辨识。不过，在距离小径不远的地方，他还是找到了一些线索。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他自言自语道：“佛罗多跑到山上去了，不知道他在那边看见了什么？不过，我确定他又从原路跑了回来，再度冲下山。”

亚拉冈迟疑了。他想要坐上王座，看看是否有迹象可以协助他在这一团迷雾中找到出路，时间非常紧迫，不容许他浪费了。他箭步冲向前，奔上阶梯，然后坐上王座，往四下看去。

可是，太阳似乎黯淡下来，世界变得十分遥远灰暗。他往四周看去，除了连绵不断的山丘之外还是山丘，唯一特殊的地方是他又看见远处有一只巨鹰，仿佛正在盘旋着缓缓飘降到地面去。

在此同时，他灵敏的听觉发现了河西边有些不寻常的动静。他浑身一僵，底下传来叫喊声，让他恐惧不已的是其中竟然有半兽人的声音。接着，在一声低沉的呐喊声之后，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号角声；如闷雷般的号角声在山谷之间来回震动，甚至压过了瀑布的巨大声响。

“波罗莫的号角声！”他大喊着：“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他立刻跳下阶梯，沿着小径往回跑。“该死！今天我做的每个决定都出错，山姆到哪里去了？”

随着他急促的脚步，此起彼伏的叫喊声开始渐渐变弱，号角声变得越来越紧急；半兽人的尖厉声音此起彼伏，号角声却突然间沉默了。亚拉冈迈步飞奔冲下山坡，但是，在他抵达山脚之前，那叫喊声就开始渐渐变远。当他转向左，冲向这些声音的源头时，他可以听见那声音开始往远方撤退，最后化成一片死寂。他拔出圣剑，大喊着“伊兰迪尔！伊兰迪尔”！瞬间冲入树丛间。

他在距离帕斯加兰不到一哩的草地上发现了波罗莫，他背靠着一株大树，仿佛正在休息。但是，亚拉冈注意到他浑身插满了黑羽箭；他手中虽然还紧握着宝剑，武器却已经连柄断折，他的号角也碎成两半，散落满地，许多半兽人的尸体横陈在他四周。

亚拉冈跪倒下来，波罗莫睁开眼睛，挣扎着想要说话，最后，他终于挤出了几个字：“我试着从佛罗多手中夺走魔戒，”他说：“对不起，我罪有应得！”他的

目光流连在倒下的敌人尸体上，这儿至少有二十具尸体。“哈比人已经被半兽人掳走了。我想他们还没死，半兽人把他们绑了起来。”他停了片刻，眼睛疲倦地开始闭上，又过了几秒钟，他继续道。

“永别了，亚拉冈！去米那斯提力斯拯救我的同胞吧，我失败了。”

“不！”亚拉冈握住他的手，亲吻他的眉心：“不，你征服了这一切，没有多少人能赢得这种辉煌战果。安息吧！米那斯提力斯将永不陷落！”波罗莫笑了。

“他们去了什么方向？佛罗多在吗？”亚拉冈追问道。

波罗莫再也无法开口了。

“难道这是天意吗？”亚拉冈说：“卫戍塔之王迪耐瑟的王储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远征队分崩离析，真正失败的是我，甘道夫托付错了人。我现在该怎么办？波罗莫把米那斯提力斯的重责大任交给了我，我也的确想要去那边；但是，魔戒和魔戒持有者呢？我要怎么找到他们，才能让这次任务不一败涂地？”

他泪流满面地发呆了片刻，当勒苟拉斯和金雳找到他时，他依旧紧握着波罗莫的手。他们从西方的山坡下来，静悄悄地如同狩猎一般穿越了树林，金雳手中握着斧头，勒苟拉斯背着空空如也的箭袋，手拿着小刀。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一时之间楞在当场。两人不约而同低下头，为眼前的景象哀悼，他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早知如此，”勒苟拉斯走到亚拉冈的身边说：“我们在森林中辛苦杀死了许多半兽人，现在一看，才知道我们其实应该早点赶来这里。我们一听到号角声就赶了过来，但是已经太迟了……你还好吧？”

“波罗莫死了，”亚拉冈说：“我毫发无伤，因为我根本没有和他并肩作战。当我在山坡上调查的时候，他为了保护哈比人而牺牲。”

“哈比人！”金雳大喊道，“他们呢？佛罗多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亚拉冈非常疲倦地回答：“在波罗莫死前，他告诉我半兽人绑走了他们，他认为他们还活着。我派他过来是为了保护梅里和皮聘，但是我来不及问他是否看到佛罗多和山姆。我今天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是错的，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先处理牺牲的弟兄，”勒苟拉斯说：“我们不能让他和这些该死的半兽人一起曝尸荒野。”

“但也不能耽搁太久，”金雳说：“他也不会希望我们在这边耗费太多时间，只要还有希望救回人质，我们就必须跟踪那些半兽人。”

“可是，我们不知道魔戒持有者是否和他们在一起，”亚拉冈说：“我们要舍弃他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先去找他吗？眼前又是一个两难！”

“让我们先做能做的事情吧，”勒苟拉斯当机立断地说：“我们没有时间和工具来安葬伙伴，也没时间火化他的遗骸。”

“那会花上太多时间了，水边又没有岩石可以利用，”金雳无可奈何地说。“那么，我们就把他和配戴的武器，以及那些被他击杀的敌人武器一起放上船，”亚拉冈说：“我们让他航向拉洛斯瀑布，把他献给大河安都因。守护刚铎的河流，至少不会让任何邪恶的生物冒渎他的遗体。”

他们很快地从半兽人的身上收集到许多刀剑、破碎的盔甲和盾牌，并且将它们堆成一堆。

“你们看！”亚拉冈说：“这是他们用的东西！”他从一堆破烂的武器中找出两柄叶状的短剑，剑柄上面缠绕着金色和红色的装饰；在仔细寻找了片刻之后，他又找到了两个黑色、上面有着小小红宝石的剑鞘。“这不是半兽人的东西！”他说：“这些是哈比人随身携带的武器，半兽人抓住了他们，但却不敢留下这些短剑，因为它们是西方皇族打造的，上面被注入了摧毁魔多之力的咒文。好吧，如果我们的朋友还活着，他们现在手无寸铁。让我先保管这些东西，只要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我相信还是有机会把这些东西物归原主。”

“而我，”勒苟拉斯说：“会收起所有还可使用的箭矢，因为我的箭囊已经空了。”他在地上的武器堆中不停地搜寻着，找到一些箭身比较长、完好无损的半兽人箭矢，收到箭囊中。

亚拉冈则是检查着地上的尸体，最后作出了结论：“这里有许多士兵并不是来自魔多，根据我对半兽人的了解，有些是从北方的迷雾山脉来的。这里还有一些更奇怪的状况，他们的装备完全不是半兽人惯用的！”

地上躺着四名身材高大的半兽人士兵，他们眼睛细小、手脚都格外粗壮，他们身上配戴着刀锋宽大的短剑，不是一般半兽人爱用的弯刀；而且，他们的长弓是紫衫木做的，在形状和长度上都与人类惯用的接近。他们的盾牌上有着一个奇怪的徽记，在黑色背景中出现一只白色的手，在他们的头盔正面，有着用白色金属镶嵌的符文。

“我之前没看过这些徽记，”亚拉冈说：“不知道它们代表什么意义？”

“我猜是‘索伦麾下’的意思，”金雳说：“很容易猜嘛！”

“不对！”勒苟拉斯说：“索伦不会使用精灵的符文。”

“而且，他也不会使用我们称呼他的名字，更不可能准许属下将它拼出来，甚至是放在头盔上。”亚拉冈判断道：“况且，他绝不可能使用白色，巴拉多要塞的半兽人使用的徽记，是血红眼。”他沉思了片刻：“我猜这是代表萨鲁曼，”良久，他终于作出判断：“艾辛格中邪恶酝酿，西方已经不再安全。正如同甘道夫所担心的一样，萨鲁曼透过某种方法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他很有可能也知道甘道

夫牺牲的消息。摩瑞亚的追兵可能躲过了罗瑞安的防守，或者是透过其他的路线到达了艾辛格，半兽人的脚程很快。不过，我想，萨鲁曼的情报来源绝对不只是一个，你还记得在天空盘旋的那些飞鸟吗？”

“好啦，我们没时间猜谜了，”金雳说：“我们赶快处理波罗莫的遗体吧！”

“在那之后我们还是要搞清楚这谜团，否则我们不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亚拉冈回答。

“或许根本没有所谓正确的选择！”金雳说。

矮人拿出战斧，砍下几根树枝。他们接着利用弓弦将这些树枝绑起来，最后将斗篷铺在其上，利用这个简陋的担架，他们将伙伴的尸体搬到岸边，身上放着从刚才的战场上收集来的战利品。这段路并不远，但因为波罗莫十分高大壮硕，对他们来说并不轻松。

亚拉冈站在湖边，看顾着担架，勒苟拉斯和金雳则赶忙回到帕斯加兰。这里距离该处大概一哩左右，他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划着两艘船沿着湖岸回来。

“有件怪事！”勒苟拉斯说：“岸边只有两艘船，我们找不到另一艘。”

“半兽人到过那边吗？”亚拉冈问。

“我们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金雳回答：“如果是半兽人，他们应该会弄坏所有的船只，还包括那些行李。”

“等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会再仔细检查那里的脚印。”亚拉冈说。

接着，他们将波罗莫放在小舟的正中央，把灰色的精灵斗篷折好，垫在他的头下；三人梳理好他黑色的长发，让它披散在他的肩膀上，罗瑞安的金色腰带闪耀发光，他的头盔放在身边，腿上则放着断成两半的号角和断折的剑柄；在他的脚下放着敌人的武器。

接着，他们将小舟的船首绑在另一艘小舟的船尾，缓缓地划进河中。他们沿着湖岸伤心地划着，越过帕斯加兰之后就进入大河的主流中。托尔布兰达的陡峭山壁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现在已经下午了。随着他们继续往南划，拉洛斯瀑布的水雾开始将他们包围，形成一片金色的迷雾。瀑布如同千军万马，奔腾的声响震动了附近静滞的空气。他们哀伤地松开了波罗莫遗体放置的小舟，让他安祥地在水面上漂浮；水流载着他缓缓远去，其他人则是划动着船桨保持在原地。小舟慢慢飘向瀑布，变成金光中的黑点，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拉洛斯瀑布依旧不变的发出怒吼声，大河接纳了英勇的波罗莫，从此，他再也不能够像过去一样，每天清晨登上米那斯提力斯的城墙，了望魔王的领土。不过，日后，刚铎流传着一个传说：这艘精灵的小舟载着他穿越了瀑布和大湖，经过奥斯吉力亚斯的河岸，从大河安都因入海，自此沐浴在黑暗海面上的星光拥抱中。

三名伙伴沉默不语地看着小舟渐行渐远。然后，亚拉冈开口了：“圣白塔之

民将会期待他的归来，”他说：“但是，他再也不能从山中或是海上回到他的故乡。”他缓缓开口唱道：

穿越洛汗一望无际的草原，
西风步履轻盈来到城墙边缘。
“喔，漫游的风儿，今晚你从西方带来什么消息？
是否见到壮汉波罗莫在月光下的声息？”
“我见他策马越过七溪流，越过宽广大江；
我见他疾行于荒野，进入北方，
那魔影遍布之地，自此渺无音讯。
北风或许听见迪耐瑟之子的号角传讯。”
“壮哉波罗莫！从那高墙上我看向远方，
但你的身影却不再出现在那荒芜人烟的地方。”

勒苟拉斯接着唱下去：

从那汹涌的海岸南风吹来，越过沙丘和岩石；
带着海鸥的哭喊飞向前，在那门口悲叹多时。
“喔，低叹的风儿，南方是否有什么消息？
俊壮的波罗莫人在何方？他迟迟不归，我只能空等叹息。”
“别问我他最后落脚的地方，无数白骨
躺在白色沙滩，衬着黑色海岸，和天空的悲苦。
无数魂魄流入安都因，在海中消失无踪。
问那北风，问那北风可有他的踪影！”
“伟哉波罗莫！大江越过海口，往那南方流去，
但你的身影却再也不会与灰暗大海相聚。”

亚拉冈最后开口唱道：

北风穿过王者之门，越过那狂吼的瀑布；
清澈、炽烈的号角声刺破高塔旁的云雾。
“喔，强有力的风儿，你今天带来什么北方的消息？
勇者波罗莫去向何处？他已离此甚久，渺无音信。”
“在那阿蒙汉山下我听见他的怒吼，他只身迎战无数敌人。”

他的破盾、断剑，随着滔滔江水流逝，
他神情自傲、抬头挺胸，足以在任何豪雄身边安息；
拉洛斯，金黄的拉洛斯瀑布，将他拥在胸前。”
“勇哉波罗莫！卫戍之塔将永恒地望向北方，
看着拉洛斯，金黄的拉洛斯瀑布，直到地老天荒。”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然后他们转过小舟，使尽全力逆着水流划回帕斯加兰。

“你们把东风留给我描述，”金雳说：“但我决定保持沉默。”

“也就这样了吧，”亚拉冈说。“在米那斯提力斯，他们承受东风的吹拂，却不会询问它任何消息，因为它代表邪恶的势力。现在，波罗莫上路了，我们也必须决定自己的道路。”

他搜查着眼前的绿色草地，目光贴近地面：“这块土地尚没有半兽人的足迹，”他说：“否则我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我们来回的足迹都在这里，我看不出在找寻佛罗多的任务开始之后，有多少哈比人回来过。”他转过身，看向河岸，仔细看着山泉流入大河的地方。

“这里有几个很清楚脚印，一个哈比人涉水走进河中，又跑了回来，但我看不出来是多久以前。”

“你猜这是怎么一回事？”金雳问道。

亚拉冈没有立刻回答，反而回到宿营地去检查行李的状况。“少了两个背包，”他说：“一个很明显是山姆那个又重又大的背包。那么，根据现场的状况研判，很显然佛罗多乘船离开了，而他的仆人则是跟他一起走。我往山上走的时候遇见了山姆，请他跟我走，很明显他并没有照做。他猜到了主人的心意，在佛罗多离开前回到这里来。要摆脱山姆恐怕没那么简单呢！”

“可是，他为什么不留下只字片语就离开我们？”金雳说：“这样真的太奇怪了！”

“而且也很勇敢，”亚拉冈说：“我想山姆说的对，佛罗多不想牵累任何朋友，和他一起踏上往魔多的死路，但他知道自己非去不可。在他沉思的那段时间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克服了恐惧和疑惑。”

“或许是那些半兽人找上他，他就这样跑了，”勒苟拉斯说。

“他的确是逃跑了，”亚拉冈说：“但是，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躲避半兽人。”他并没有说出佛罗多离开的原因，波罗莫最后的遗言将永远成为他心中的秘密。

“好吧，至少我们目前已经确定了这些事情，”勒苟拉斯一项项的分析道：“佛罗多已经离开河的这岸了，唯一可能划走船的只有他。山姆和他在一起，否

则没人会拿走他的背包。”

“那么，我们只能选择——”金雳接续着说：“划着剩下的船去追佛罗多，或者是步行去追半兽人。两个方向达成目标的希望都很渺茫，我们已经损失了最宝贵的黄金时间。”

“让我想想！”亚拉冈说：“我得要作出一次正确的抉择，扭转这不幸的一天！”他沉默了片刻。“我决定追踪半兽人，”他最后终于说：“我本来应该指引佛罗多前往魔多，一路到达最后的目标；但是，如果我计划在河上追到他，就等于袖手让被抓走的人质遭到折磨和杀害。我想一切都很明白了，魔戒持有者的命运不再由我掌控。远征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够舍弃战友。来吧！我们即刻出发，把所有不必要的行李都丢掉，我们日夜兼程赶路！”

他们将最后一艘小舟拖上岸，藏在树林中。他们将所有非必要的行李藏在船上，然后离开了帕斯加兰。当他们回到波罗莫战死的草地时，天已经快黑了，他们仔细地搜寻半兽人撤退的方向。由于半兽人向来做事草率粗鲁，要找到这些痕迹并不困难。“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种族会造成这样子的足迹，”勒苟拉斯说：“他们喜欢破坏甚至不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动物和植物。”

“即使是这样，他们的速度还是迅速无比，”亚拉冈说：“而且他们好像永远不会疲倦似地。不久之后，我们可能必须在寸草不生的硬地上追踪他们的足迹。”

“不管怎么样，赶快动身吧！”金雳不耐烦地说：“矮人的脚程也很快，而且我们的耐力并不会比半兽人丝毫逊色。这次我们可能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他们已经领先很多了。”

“是的，”亚拉冈说：“我们都会需要矮人般的耐力。来吧！即使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会紧追敌人到天涯海角。如果我们的速度能比他们快，他们就会尝到我们的怒火了！我们将会替人类、精灵和矮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传说来。出发吧，三名复仇的战士！”

他如同麋鹿一般轻盈地拔腿狂奔，穿越浓密的树林。他领着众人马不停蹄、不眠不休地赶路，很快的，湖边的森林就被他们抛在脑后。他们愈如星火地在陡峭的山坡上飞奔，黑色的身影衬托着血红的落日，构成了一幅壮丽诡异的景象。暮色渐渐降临，他们化身成模糊的影子，消逝在群山中。

第二节：洛汗国的骑士

暮色越来越浓，众人脚下的森林开始被迷雾所包围，安都因河旁也是水气浓重，但天色依旧十分清明。星辰跃上天空，渐亏的皓月往西落下，岩石上的阴影漆黑无比。他们已经来到了多岩丘陵的山脚下，由于对方留下的痕迹不再明显，他们的速度也跟着减缓下来。在此，艾明莫尔高地从北往南延伸，构成两段陡坡，每个陡坡的西边都十分险峻难行，但东方的陡坡则相当平缓，其中有许多溪谷和狭窄的地堑。三人一整晚就在这崎岖的地形中跋涉，终于爬上了第一段最高的陡坡，又开始继续往另外一边的低地赶路。在黎明来临之前的凉爽空气中，他们休息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月亮已经西沉，星光依旧灿烂，曙光则还没有越过背后的黑暗山丘，照耀在大地上。此时，亚拉冈觉得不知所措：半兽人的足迹进入了河谷，但也在那边消失了。

“你想他们会往那个方向转？”勒苟拉斯问：“会像你猜的一样，向北往艾辛格直走，或者是朝向法贡森林？或者，他们会往南边走，准备渡过树沐河？”

亚拉冈说：“不管目标是哪里，他们都不会朝河走，除非洛汗国的状况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而萨鲁曼的影响力又大为增加，否则他们还是会以最短的路径穿越洛汗国。我们往北走！”

河谷像是条石造的沟渠一样在山丘之间蜿蜒，一条小溪则是在岩石间奔流着。众人的右边是一座陡峭的岩壁，左边则是在夜色中显得十分灰暗的山坡。他们又往北走了一段距离。亚拉冈低头不停的搜索，希望能在西边崎岖的地形中找到一些线索。勒苟拉斯走在前方。突然间，精灵大喊一声，其他人立刻跑向他。

“看来我们已经赶上了一部分的敌人，”他说。“你们看！”他指着前面，众人这才发现前方的岩石间堆着五具半兽人的尸体。他们浑身上下都是伤痕，其中两名连脑袋都被砍掉了。地上全都沾满了他们黑色的血液。

“这又是另一个谜团了！”金雳说，“但我们需要明亮的光线才能解开它，而目前却没有这样的余裕。”

“不过，不管你怎么样解读，这看起来都不算绝望，”勒苟拉斯说，“半兽人的敌人多半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带山区有任何居民吗？”

“没有，”亚拉冈说，“洛汗人极少来这边，这距离米那斯提力斯又很远。或许是一群人类在这边，为了我们不明白的原因在狩猎吧。不过，我觉得这猜测可

能性很小。”

“你觉得可能的状况是什么？”金雳问道。

“我认为我们的敌人自己把敌人引来了，”亚拉冈回答。“这些是从远地来的北方半兽人。在这些尸体中并没有那些身材高大，配戴奇怪徽章的半兽人。我推测他们在这里起了争执：对于这些家伙来说，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或许他们为了该朝哪边走而争执不下。”

“或许是有关俘虏的处置方式，”金雳说。“我希望他们不会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命运。”

亚拉冈仔细搜索着方圆数尺之内的地面，但找不到其他任何打斗的痕迹。他们继续往前走。东方的天空已经开始微亮，星辰正在缓缓下沉，灰色的光芒正缓缓浮现。他们往北又走了一段路之后，来到了一个洼地。在此，一条小溪切穿了岩石，淅哩哗啦的流入山谷中。洼地中生长着一些矮灌木，两边则是长着许多翠绿的青草。

“啊！”亚拉冈松了一口气道：“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寻的足迹！沿着这个水道，它就是半兽人在经过争执之后选择的路线。”

追兵们很快地转过身，跟着新的踪迹继续赶路。由于发现了新线索，一群人仿佛经过整夜的休息一般精力充沛，在嶙峋的岩石间蹦跳奔驰。他们好不容易终于奔上了灰色的丘陵，突如其来的和风吹拂过他们的斗篷和发际：这是黎明前的冰寒柔风。众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看着河对岸远方渐渐模糊的山丘。日光照耀在大地上，镶着红边的太阳从黑暗的大地上露出头来。他们眼前是静滞不动的西方世界，黑夜的暗影渐渐消融，大地重新拾回缤纷色彩；绿色的浪潮重新掩盖了洛汗大地，河谷间飘荡白色迷雾，在他们左方大约九十哩，是闪耀着蓝紫色光芒的白色山脉；尖锐陡峭的山峰反射着玫瑰色的晨光，让人难以逼视。

“刚铎，刚铎！”亚拉冈忍不住大喊，抒发胸中之气：

“不知何时我才能得见你的容颜！我的道路依旧无法和你闪耀的河川汇流。

刚铎！刚铎，介于高山和深海间的宝地！

西方吹拂，光芒照在银树里，

如同闪亮的雨滴一般，在古代的御花园中滴落。

喔，骄傲的高墙！白色的尖塔！有翼的皇冠和那黄金的宝座！

刚铎，刚铎！人类是否能捍卫银色圣树，

还是西风会再度于高山与深海间吹拂？

我们该走了！”他把视线从南方移开，转而投向即将前往的西方和北方之路。

先前的陡坡开始快速倾斜，在距离大约两百尺远的地方，陡坡突然被险峻

的峭壁所取代了：这是洛汗国的东墙。这就是艾明莫尔高地的尾端，眼前则是驪骑国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

“你们看！”勒苟拉斯指着湛蓝的天空说道：“又是那只巨鹰！它飞得很高，这家伙似乎正准备远离这块土地，回到北方去，它的速度非常快，你们看！”

“我们看不见，亲爱的勒苟拉斯，连我都看不见它的踪影，”亚拉冈无可奈何地说：“它一定飞得非常高，如果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它，不知道它究竟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你们看！更紧急的状况逼近了，草原上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应该是很多生物才对，”勒苟拉斯说：“我只能看出那是一大群步行生物，但我没办法判断他们的种族。他们距离我们好几十哩，我猜至少三十六哩以上，这块大平原很难让人确实估计它的距离。”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任何的足迹来指引方向了，”金雳说：“我们快点找条路，尽快赶到底下的平原去。”

“我很怀疑，我们能否找到除了半兽人所走的之外的捷径，”亚拉冈研判目前的情势之后，神情凝重地说。此时，他们开始趁着明亮的天光跟踪敌人，看来这些半兽人似乎也是尽可能地拔足狂奔。三人时常可以在路边找到遗落或是被刻意抛弃的物品：食物袋、灰色硬面包的残屑、一件撕破的黑斗篷、一双在岩石上踏破的沉重铁底鞋。对方留下的痕迹，让他们一路来到了陡坡的顶端，在那边则是一条潺潺流下的激流。在狭窄的河谷中，他们找到一条极难辨认、简陋的石梯一路蜿蜒而下。在道路的底端，他们脱离了多岩的地形，来到了洛汗国的大草地上；如此突然的转变，让众人都觉得十分突兀。这块绵延不断的大草地，如同绿色的大海一般浸泡着艾明莫尔高地。溪水隐没在及膝高的水生植物和杂草之间，众人都可以听见它潺潺的流水声，继续朝着远方的树沐河谷而去。他们似乎已经把冬天抛弃在身后的高地上，此地的空气变得比较温暖、柔和，似乎还飘着春天特有的草叶和花朵的芬芳。勒苟拉斯深吸一口气，仿佛刚自荒漠离开的旅人，品尝着甘泉一般地享受这一切。

“啊！这种绿意盎然的味道！”他说：“我觉得浑身精力充沛，快跑吧！”

“轻巧的鞋子走在此地可能会快多了，”亚拉冈说：“或许，可以胜过穿着铁鞋的半兽人。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赶上这些家伙了！”

他们排成一行，像是闻到猎物的猛犬一般狂奔，眼中闪烁着饥渴的光芒。半兽人粗鲁的步伐，将草地往西的方向践踏得满目疮痍；洛汗甜美的草原被他们割出一道道乌黑的伤痕。突然间，亚拉冈大喊一声，向旁边奔去。“留在这里！”他匆忙大喊：“先别跟过来！”他飞快地跑向右边，离开那道明显的痕迹，因为他发现了一对没有穿铁鞋的小脚印冲向这方向。不过，隔不了多远，这些脚印就被

从同样一个地方赶来的半兽人脚印追上来。这对脚印又回到原先的道路上，再度被半兽人的足迹所掩盖。亚拉冈在小脚印出现的最远处弯下身，捡起草地上的某样东西，然后又跑了回来。

“没错，”他说：“这很显然是哈比人的脚印，我想应该是皮聘的，他比其他人人都要矮小。你们看看这个！”他拿起一样在阳光下闪耀的东西，它看起来像是老树上的新鲜嫩叶，在这块四处都是大草原、没有森林的地方，显得格外美丽。

“这是精灵斗篷的别针！”勒苟拉斯和金雳不约而同地大喊。

“罗瑞安叶子绝不会无故落下，”亚拉冈若有所思地说：“这不是意外，这是他留给援兵的记号，我想皮聘就是为了这才跑到这边来的。”

“那么，至少他还活着，”金雳说：“他也没有放弃自己那双腿和他的小脑袋，这真让人振奋，我们的追赶不是徒劳无功的。”

“我们只能希望，他没有为如此勇敢的行为付出太大的代价，”勒苟拉斯说：“来吧！我们继续赶路！我一想到这些年轻的小伙子，被像是畜牲一般的驱赶，就觉得心痛不已。”

太阳爬到半空，接着又缓缓落下，单薄的云朵从极南的海面上飘出，随即又被微风吹散。太阳落下地平线，阴影接着从东方开始四野蔓延，猎人们依旧紧追不舍。波罗莫去世已经过了一天，半兽人依旧还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他们在这块大平原上，已经无法看见对方的行踪。

在夜色渐渐降临的同时，亚拉冈停了下来。在这一整天的跋涉当中，他们只休息了两次，此时，他们已经距离天亮时出发的峭壁三十六哩之远。

“看来我们又要做一个困难选择了，”他说：“我们应该趁夜色休息，还是把握体力尚可的时候继续赶路？”

“万一敌人没有停下来休息，而我们却停下脚步，他们就会把我们远远抛在脑后。”勒苟拉斯说。

“即使是半兽人也不会这么拼命吧？”金雳说。

“半兽人极少在光天化日下旅行，但他们现在毫无顾忌，”勒苟拉斯说：“想当然尔，他们不会在晚上休息。”

“可是，如果我们在晚上赶路，就没办法看清楚他们的脚印了！”金雳争辩道。

“他们留下的痕迹是笔直的，就我所看到的蛛丝马迹判断，他们不会往左也不会往右走。”勒苟拉斯说。

“或许吧，我可以从种种迹象中推断出可能的路线，让大家不会走偏路，”亚拉冈说：“但是如果我们迷了路，或者是他们中途转向，在天亮的时候，我们可